

北史

列傳

十五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5

15

30

25

20

15

10

文庫 11
D275
15

北史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孫舉

陳元康

杜弼 子臺卿

房謨 子恭懿

張纂

張亮 趙起 徐遠

張曜

王峻

王紘

敬顯儁



010190559691

平鑿

唐邕

白建

元文造

趙彥深

赫連子悅

馮子琮 子慈明

郎基 子茂

崔

孫寒字彥舉樂安人世寒賤少勵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歷行臺郎後預瞿祖崎反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齊神武未被知也會神武西征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畧共作檄文皆辭請以寒代神武乃引寒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寒神色安然授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文襄初欲之鄴總知朝政神武以其年少未許寒為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文襄但加散騎常侍時大括人為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其家於是所獲甚眾寒之計也寒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臾讀書寒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寒少時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寒要其為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月旦寒悵然曰卿不為誓事可知矣寒常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寒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曰折我右臂贈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好笑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內史。元康貴。贈度支尚書。謚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中。從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男。普泰中。除主書。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奉劇飲。奉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闇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為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於氈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傾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歐。蹋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霑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曠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為甚。況常然邪。神武自是為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為之請。神武曰。我為尔不殺。然須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歷階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之。文襄入輔。居鄴下。崔暹。崔季舒。崔昂等。竝被任用。張亮。張徽。纂。竝為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與元康久語。文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瓊。

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神武啟以賜元康爲妻。元康地寒。時以爲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責負交易。遍於州郡。爲清論所譏。從神武於芒山。將戰。遺失陣圖。元康冒險求得之。西師旣敗。神武會諸將議進取策。或以爲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不從。累遷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事皆當與元康定也。神武崩。秘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將之鄴。令元康預作神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孝先。趙彥深。在後以次行之。別封昌國縣公。以從嘉名。侯景反。文襄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元康諫曰。今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暹朝作錯前事。願公慎之。文襄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樂朝作錯勸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堪敵景。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乃任紹宗。遂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曰。公自匡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文襄乃親征潁川。益發衆軍。決旣至而克之。賞元康金百銖。初魏朝授文襄相國齊王。諸將皆勸恭膺朝命。元康以爲未可。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欲分元康權。元康旣貪貨賄。文

襄內漸嫌之。又欲用爲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竝在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文襄家倉頭蘭固成。掌厨。與其弟阿改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從。期聞東齋。叫卽加刃於文宣。時文宣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可惜。與賊爭刀。髻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占祖孝徵陳權宜。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時楊愔狼狽走出。遺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厠。庫直紇奚舍樂捍賊死。散都督王師羅戰傷。監厨倉頭薛豐洛。率宰人持薪以赴難。乃禽盜固成。一名京。事見齊本紀。秘文襄凶問。故殞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贈司空。謚曰文穆。元康卒後。母李氏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元康子善藏。嗣善藏。溫雅有鑒裁。位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務。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時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爲定州刺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應答如響。大歎異之。命其二子楷寬與交。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但父祖官薄。不獲優叙。以軍功起家。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遷先州曲城令。爲政清靜。遠近稱之。弼父在鄉。爲賊所害。弼居喪六年。以常調除侍御史。臺中彈奏。皆見信任。儀同竇泰西伐。詔弼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鑠送晉陽。神武責以不諫。爭。賴房謨諫。以免。累遷大行臺郎中。又引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卽令宣讀。承

間密勸受禪。神武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於前。弼進曰：孔子言微不言在。子炎可恕。神武罵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蒙宥。文襄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右賴此人，天下蒙利，豈獨吾家也。初，神武自晉陽東出，改介朱氏貪政，使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神武，神武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勳貴，掠奪百姓。神武不荅。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弼。弼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覓膽。諸勳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頽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後破芒山軍，命爲露布。弼卽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奉使詣闕。魏帝見之，九龍殿曰：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異。弼曰：正是一理。又問曰：說者妄，皆言法性寬，佛性愜。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愜成愜。若論性體，非愜非寬。詔曰：旣言成寬成愜，何得非愜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爲愜。若定是愜，亦不能爲寬。以非寬非愜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稱善，引入經庫，賜地持經一部，帛百疋。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在軍恒帶經行。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遷廷尉卿。會梁貞陽侯蕭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詔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文襄賜胡馬一

足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恒自乘聊以爲贈又令陳政要可爲鑒誠者弼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破蕭明迴破侯景於渦陽後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救弼升師子座莫有能屈帝歎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關中遣王思政據潁州朝廷以弼行潁州攝行臺左丞及潁州平文襄曰卿試論思政所以禽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徧得如聖旨今旣兼備鄙言可以還立文宣作相位中書令仍長史進爵爲侯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爲及受命以預定策功遷衛尉卿別封長安縣伯常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有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得使北辰降光龍官韞牘旣如所論福果可以銘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卽真教何謂非實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翹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翹游往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其後別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

額
哀方白

問

官行鄭州事未發爲家客告弼謀反案察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絕
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爲郎中封靜
哲所訟徙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鎮爲賊帥張綽潘天
命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固文宣嘉之敕行海州事後除膠
州刺史弼所在清靜廉潔爲吏人懷之號好玄理注莊子惠施篇
并易上下繫辭曰新注義苑並行於世性質直在霸朝多所匡正
及文宣作相致位寮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帝又嘗問弼治
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爲譏已高德
正居要不能下之乃至於衆前面折德正德正深以爲恨數言其
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啟弼在長史日受人屬大營婚嫁帝內銜
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憊失遣使就州
斬之尋悔驛追不及子襲及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
乾明初並得遷鄴天統五年追贈弼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又贈驃騎大將軍謚曰文肅蕤字子美學業不如弟臺
卿而幹局過之武平中位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吏部
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子公贍仕隋位安陽令公贍子之
松大業中起居舍人

臺卿字少山好學博覽解屬文仕齊位中書黃門侍郎修國史既
居清顯忌害人物趙彥深和士開高阿那肱等親信之後兼尚書
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乃至大罵臺卿見
其口動謂爲自陳令史又故不曉喻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爲嗤
笑及周武平齊歸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隋開皇初被徵入
朝臺卿採月令觸類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
帛二百疋患耳不堪吏職請修國史拜著作郎後致仕終於家有

典
玉燭寶

集十五卷。撰齊記一十卷。竝行於世。無子。

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姓屋引氏。少淳厚。雖無造次能。而沈深內敏。正光末。歷位昌平代郡太守。所在著廉惠。及六鎮亂。謨率郡人入九嶺山。結壘拒守。時外無救援。乃率所部奔中山。遇鮮于脩禮之亂。朝廷以謨得北邊人情。以爲假燕州事。北轉至幽州南。爲修禮所執。仍陷葛榮。榮敗。余朱榮授行冀州事。尋除太寧太守。榮死。其黨徵兵。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關。孝莊以毓爲都督。毓弟欽爲行臺。竝持節。詣謨。同爲經畧。及京都淪覆。爲賊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蜀人聞謨被囚。並叛安定。於是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乘騎。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其結愛人心如此。余朱世隆聞而嘉之。捨其罪。以爲東北道行臺。及余朱氏敗。濟州刺史侯景以謨先款附。推謨降首。謨以受眷。余朱不宜先爲反覆。不從其計。神武入洛。再遷潁川太守。魏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謨忠貞。遣其弟毓爲大使。持節勞問。時軍國未寧。徵發煩速。至有數使同徵一物。公私勞擾。謨請事遣一使。下自催勒。朝廷從之。徵爲丞相右長史。以清直甚。被賞遇。謨悉心盡力。知無不爲。前後賜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後賜其生口。多黥面。爲房字。而付之。神武討關右。以謨兼大行臺左丞。長史如故。總知府省務。天平三年。行定州事。請在左右。拾遺補闕。固不肯行。神武責而罷之。未幾。出爲兗州刺史。謨選用廉清。廣布恩信。寮屬守令。有犯必知。雖號細密。百姓安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兗州。彭城慕其政化。及爲刺史。合境欣悅。謨爲政。如在瑕丘。先是。當州兵皆寮佐。驅使饑寒。死病動

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勒，不令煩擾。以休假，畚代洗沐，督察主司，親自檢視。又使傭賃，令作衣服，終歲還家，無不溫飽。全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人入其界者，咸稱歎之。神武與諸州刺史書，叙謨及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季良等清能以爲勸勵。謨曾啟神武，以天下未寧，宜降婚勳將，收將士心。深見納。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縮濫退絹一疋，徵錢三百人，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監國史。謨無他材學，每求退身，不許。尋兼吏部尚書、加衛大將軍。以子子遠罪，解官。久之，詔復本將軍，起爲大丞相、左長史。後除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又攝南汾州事。先時境接西魏，土人多受其官，爲之防守。至是，酋長鎮將及都督守令前後降附者三百餘人。謨撫接殷勤，人樂爲用。爰及深險，胡夷咸來歸服。謨常以已祿物，克其饗賚。文襄嘉之，聽用公物。西魏懼，乃增置城戍，募義者自相糾合，擊破之。自是龍門已北，西魏戍皆平。文襄特賜粟千石，絹二百疋，班示天下。卒於州。州府相帥贈物及車牛，妻子遵其遺志，拒而不納。謨寡嗜慾，貞白自守。然內營家產，足爲富贍，不假官俸。是以世稱清白。贈司空，謚曰文惠。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有平陽廉景孫者，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廉，爲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爲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有知，當助申之。」今引決訴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謨前妻子子遠，險薄，謨甚嫌之，不以爲子。列時以謨爲後妻，盧氏所譖。神武亦以責謨，陳其惡。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與諸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胄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歎曰：「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

言房謨鄭述祖李道璠三家理宜從法竊以謨立身清白履行忠謹鄭仲禮嚴祖庶兒晚始收拾李世林生自外養屬絕本宗三人特乞罪止一房魏帝許焉及謨卒子廣嗣廣弟恭懿恭懿字慎言沈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平恩令濟陰太守並有能名齊亡不得調後預尉遲迴亂廢於家隋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舉爲新豐令政爲三輔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又振貧人上聞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必呼恭懿至榻前訪以化下之術威又薦之歷澤德二州司馬盧愷復奏其政美上甚異之復賜以帛諸州朝集稱爲勸勵之首以爲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朕卽拜爲刺史卿等宜師之乃下詔褒美因授海州刺史未幾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遲迴之黨威愷曲相舉薦上大怒恭懿竟放嶺南未幾徵還至洪州卒論者寬之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初事尔朱榮又爲尔朱兆長史使於神武遂被顧讖及相州城拔參丞相軍事封武安縣伯累遷神武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至晉州忽遇寒雨士卒饑凍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時纂爲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人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神武聞而善之纂性便僻事神武二十餘歲通傳教令甚見親賞文宣時卒於護軍將軍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初事尔朱兆兆奔秀容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啟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亮因伏屍哭神武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爲文襄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爲臺郎常在神武左右遷右丞高仲密之叛與大司馬斛

趙起

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欲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皆載長鎖，鎖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船以釘釘之，引鎖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全。亮之計也。後自太中大夫拜幽州刺史，薛琬嘗夢亮於山上持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而驗。累遷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亮性質直，勤力強濟，深為神武文襄信委。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數州，咸有黷貨之號。天保初，別封安定縣男，位中領軍，卒贈司空。時霸府又有趙起、徐遠者，竝見任委。起，廣平人，性沈謹。神武頻以為相府騎兵二局，與兵馬十餘載。至文宣即位，累遷大鴻臚卿，雖歷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內，居腹心寄。與二張相亞。武平中，卒於師，贈都督、滄州刺史。遠，廣寧人，為丞相騎兵參軍事，深為神武所知。累遷東林州刺史，政有恩惠。郭邑大火，城人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為經營，皆得安立。卒於衛尉卿。起，遠前書，竝有傳，更無異迹。今附此云。

徐遠

比

張曜，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少貞謹，韓軌為御史，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賊挂網者百餘人，唯曜以清白免。天保初，賜爵都鄉男，累遷尚書右丞。文宣曾近出，令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驛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效郢君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錦綵。大寧初，遷秘書監。曜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祿賜，輒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北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之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繆邪？」曜曰：「何為其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勵已溫尋，非欲詆訶古人得。」

失也。天統元年，奏事暴疾，仆於御前。武成下坐臨視，呼不應。帝泣曰：「失我良臣也。」旬日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簡。

王峻，字巒，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畧，歷事神武、文襄，爲相府佐，賜爵北平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賊，數爲人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帝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要其行路，大破之，虜其酋帥，厚加恩禮，放遣之。室常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蠕蠕主菴羅辰東徙，峻設伏，大破之。於此遁走，歷位尚書、河清中，位南道行臺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定處斬刑，家口配沒，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武平初，卒於侍中，贈司空。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父基，頗讀書，有智畧。初從葛榮，與周文帝相知。及周文據關中，神武遣基與長史侯景同往焉。周文留基不遣，後乃逃歸。歷南、北、豫、一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

直，吏人不甚怨苦。後爲奴所害，贈吏部尚書。紘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爲當左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與和中文襄，召爲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紘冒刃捍禦，以忠節進。爵平春縣男，頗爲文宣所知，爲領左右都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紘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不死？」紘

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堅力薄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之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呼曰楊遵彥崔季舒逃難位至僕射尚書冒死效命之士翻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舍之後拜驃騎大將軍武平初加開府儀同三司上言突厥與周男女來往必相影響南北寇邊宜爲之備五年陳人寇淮南封輔相議討之紘曰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人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江南僞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

幾卒紘好著述作鑒誠二十四篇

敬顯儁字孝英陽平太平人也少英俠從神武信都義舉歷位度支尚書神武攻鄴顯儁督造土山以功封永安縣侯出內多歷顯官所在著名河清中卒於兗州刺史子長瑜武成時爲廣陵太守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表劾之以貨事和士開以書屏風詐爲長瑜獻武成大悅駿表尋至遂不問焉遷合州刺史陷於陳卒子德亮齊亡後負屍歸德亮隋開皇中卒於尚書郎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也祖延魏安平太守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受學於徐遵明受詩禮於弘農楊文懿通大義不爲章句雅有豪俠氣孝昌末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以客騎馬爲業兼習弓矢鑒性巧夜則胡書以供衣食俄奔余朱榮榮大奇之以軍功累遷襄州刺史神武起兵信都鑒棄州自歸卽授本官文襄輔政封西平縣伯遷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關道築城以防西軍從之尋而魏將楊標來攻時新築之城糧仗未集素乏水南門內有大井隨汲卽竭鑒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湧

細作

溢有異於常。合城取足。揚示敵人。將士既觀。非常勇氣自立。楊標敗。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累遷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內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賜犢百頭。羊二百口。酒百石。令作樂。河清二年。重拜懷州刺史。時和士開使求鑿愛妾阿劉。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為身計。不得不然後卒。於都官尚書。贈司空。謚曰文子。子敬嗣。輕險無賴。姦穢所至。禽獸不若。隋開皇中。為晉州行參軍。為并州總管。秦主所殺。

由緒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也。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壽陽令。邕貴。贈司空。公。邕少明敏。有材幹。初直神武外兵曹。以幹濟見知。擢為文襄大將軍。督護文襄崩。事出倉卒。文宣部分將校。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帝甚重之。天保初。稍遷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封廣漢鄉男。及從征奚虜。黃門侍郎袁猛。舊典騎兵事。至是為割配。遲留鞭杖一百。仍令邕監騎兵事。以猛賜邕。文宣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已上。勞效由緒。無不諳練。占對如響。或御前簡閱。邕多不執文簿。唱官名。未嘗謬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為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親執其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上。故太后云。邕一人當千。仍別賜錢綵。邕非唯強濟明辯。亦善揣上意。是以委任彌重。帝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與卿共弊。除兼給事黃門中書舍人。文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後謂邕云。高聽正。妄說卿短。而薦主書郭敬。朕已殺之。卿劬勞既久。欲除

德

卿作州。頻敕楊遵彥求堪代卿者。如卿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文宣或切責侍臣云。觀卿等不中與。唐邕作奴。其愛遇如此。孝昭作相。署相府司馬。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太寧元年。除大司農卿。河清元年。突厥入寇。遣邕驛赴。晉陽。纂集兵馬。在路。聞虜將逼。邕斟酌事宜。改敕更促期會。由此兵士限前畢集。後拜侍中。并州大中正。護軍將軍。從武成幸晉陽。帝至武軍驛。因醉責虞侯都督范洪。將殺之。邕諫以為。若非酒行戮族誅人。無所怨假。實有大罪。因酒殺人。恐招橫議。洪因得免死。邕又以軍人教習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別三圍。以為疲弊。請每月兩圍。又奏河陽晉州與周連境。請於河陽懷州永橋義寧烏籍各徙六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以備機急之用。帝竝從之。未幾出為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大中正。悉如故。謂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臨州者。以卿舊勳。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召。邕政頗嚴酷。然抑挫豪強。公事甚理。尋除中書監。仍侍中。遷尚書右僕射。武平初。坐斷事阿曲。為御史所劾。除名。久之。以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尚書令。封晉昌王。高思好構逆。令邕赴晉陽。監勒諸軍事。平錄尚書事。屬周師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那肱譖之。由是被疎。七年。車駕將幸晉陽。敕斛律孝卿總騎兵事。多自決。邕恃舊。一旦為孝卿所輕。鬱怏形於辭色。帝從平陽敗後。狼狽歸鄴。邕懼。那肱譖愬。恨孝卿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樹安德王為帝。尋降周。邕依例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再遷戶部。轉少司馬。封安福郡公。遷鳳州刺史。隋開皇初。卒。邕性識明敏。在齊一代。典執兵機。是以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奮代往還。器械精麗。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

北史五十五

末府藏漸虛。邕支度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起覽辭牒。條數甚多。俱為憲臺及左丞彈劾。竝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竝為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三十。齊時宰相未有過撻。朝士至是大駭。物望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戎。廂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朝因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之。謂之外兵省。騎兵省。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置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初入大丞相府。任騎兵曹。典文帳。明解書計。為同局所推。天保末。兼中書舍人。孝昭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仍舍人。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疋。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賊退。敕建送馬。定州。付人養飼。建以馬瘦。違敕。以便宜從事。戎馬無損。建有力焉。武平末。歷位尚書。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公。父長命。贈開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建雖無他才伎。勤於在公。以溫柔自處。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諸子幼弱。俱為州郡主簿。男女婚嫁。皆得勝流。卒。贈司空。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世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又遙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曰孝。文遙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常大會賓客。時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召河間邢邵。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始

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起
家員外散騎侍郎。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閣祭酒。以天下方亂，遂
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徵爲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
於登壇所，授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遵彥每云：堪解穰侯印
者，必在斯人。後，忽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
禁獄，執手愧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卽日起爲尚書祠部
郎中。孝昭攝政，大丞相府功曹，參典機密。及踐祚，除中書侍郎，封
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郡王叡等同
受顧託，迎立武成。武成卽位，任遇轉隆，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
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
時入廟朝祀。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仍侍中文遙，歷事
三王，明達世務。每臨軒大集，多令宣敕，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
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爲知音所重。齊因魏宰縣
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文遙以縣令爲字人之功，遂請革
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
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爲縣，自此始也。旣與趙
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爲士開貪淫
亂政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
文遙自洛遷鄴，唯有地十餘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
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卽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
遙大驚，追加慰撫，遂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
至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遙亦參其議。叡
見殺，文遙由是出爲西兗州刺史。諸士開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
元家兒作令僕，深負朝廷。旣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遙自

功
一作切

疑用其子行恭為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
 朝竟不用卒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
 館齊亡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闕稍遷司勳下大夫隋開皇中位
 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
 交游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
 劇飲甚得師風思道荅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著作佐郎
 趙隱字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喜之後高祖父難為齊州清
 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為平原故為平原人也隱避齊
 廟諱改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縣令彥深貴贈
 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
 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
 雜交游為雅論所歸服昧爽輒自埽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為常初
 為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
 隱靴無羶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為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
 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
 文襄為尚書令攝令選沙汰諸曹郎隱以地寒被出為滄州別駕
 辭不行子如言於成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
 出其手稱為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
 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
 及神武崩秘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
 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內
 外寧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為選封安國
 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

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群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卽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爲侯天保初累遷秘書監以爲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卽輔贊太子知後事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爲政尚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宣璽書勞勉徵爲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位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爲祖珽所聞出爲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爲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爲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遜舉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行業爲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旣執朝權群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爲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已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爲宜陽國太妃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沈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群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卽似相輕易若

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彥深乞轉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叔堅身才最劣。

赫連子悅。字士欣。僭夏赫連勃勃之後也。神武起兵時。爲濟州別駕。勸刺史侯景赴神武。後除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由郡境問所不便。悅云。臨水武安。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若更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使人。不覺損幹。悅荅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善之。乃敕依事施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稱之。天保中。爲揚州刺史。先是城門早閉晚開。廢於農作。子悅到。乃命以時開閉。人吏便之。累遷鄭州刺史。政爲天下之最。入爲都

臨

官尚書鄭州人。馬子韶。崔孝政等八百餘人。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加位開府。歷行北豫州事。兼吏部尚書。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旣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鑿。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兼侍中。聘周使主。卒。子仲章。中書舍人。馮子琮。字子琮。長樂信都人。北燕主馮弘之後也。祖嗣興。相州刺史。父靈紹。尚書郎。太中大夫。子琮貴。贈開府儀同三司。子宗。性識聰敏。爲外祖策陽鄭伯猷所異。初襲爵榮陽縣子。齊天保初。改爲長安縣男。皇建初。爲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時梁丞相王琳歸國。孝昭詔子琮觀其形勢。琳卽與赴鄴。甚見嘉賞。子琮妻。胡皇后姊也。故詔與胡長粲輔導太子。後轉太子中庶子。天統元年。武成禪位後主。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再遷散騎常

侍奏門下事。尋兼并省祠部尚書。後與胡長粲有隙。武成深誡之。曰：「辱亡齒寒，勿復如此。」武成在晉陽，既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成帝怪其不宏麗。子琮曰：「至尊幼承大業，欲令敦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崇峻。」帝稱善。又詔子琮監議五禮，與趙郡王叡分爭異同，略無降下。大爲識者所鄙。及武成崩，和士開秘喪三日。子琮問其故，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竝秘不舉喪。至尊年少，恐王公貳欲追集，然後與詳議。時趙郡王叡先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權。因荅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傳位，群臣富貴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一無改易，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及發喪，元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獎成太后干政，說趙王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賞賜甚厚，仍轉滄州別駕，封寧都縣伯。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爲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侍中，轉吏部尚書。其妻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又廣拓傍隣，增修宅宇，以夜繼晝，未曾休息。斛律光將兵度玉壁，至龍門，周有移書，別須籌議。詔子琮乘傳赴軍，與周將韋孝寬面相要結。龍門等五城因此內附。後主以爲子琮之功，封昌黎郡公，遷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如故。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中雖阻異，其後還相彌縫。士開弟士休與盧氏成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時內外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既恃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時陸媪勢震天下，太后與之結爲姊妹，而和士開於太后有醜聲。子琮欲陰殺陸

握槊

媼及十開因廢帝而立琅邪王儼以謀告儼儼許之乃矯詔殺士
開及儼見執言子琮教已太后怒又使執子琮遣右衛大將軍侯
呂芬就內省以弓弦絞殺之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諸子方
握槊聞庫車來以為賜物大喜開視乃哭子琮微有識鑒頗慕存
公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公為深交縱其子弟不依倫
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頓立李克范
陽盧思道隴西李胤伯李子希榮陽鄭庭堅竝其女婿皆至超遷
其矯縱如此祖珽先與子琮有隙於後具奏此事諸子竝坐此除
名太后以為言又被擢用子琮有五子慈明最知名

慈明字無佚在齊為中書舍人隋開皇中兼內史舍人大業中位
尚書兵部郎加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
詔慈明追兵擊密為密黨崔暹所執密延與坐論以舉兵之意慈

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厚禮之冀
其從已慈明潛使表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又
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為賊帥翟讓所瞋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
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邪須殺但殺何
須罵詈讓益怒亂刀斬之梁郡通守楊江上狀煬帝歎惜之贈銀
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怱怱俱為尚書承務郎王世克推越王侗
為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黎郡公謚曰壯武長子忱先在東都王
世克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
幾又盛華燭納室時論醜之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祖智魏魯郡太守贈兗州刺史父道
恩開府陽平郡守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籍尤長更事齊天
保四年除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

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爲侍御史，趙州刺史尉粲、文宣外弟、揚州刺史郭元貞、楊愔妹夫，基不憚權威，竝劾其贓罪。皇建初，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西界與周接境，因侯景背叛，其東西分隔，士人仍緣姻舊私相交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莅職，披檢格條，多是權時不爲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讞，致密網久放，得罪者衆，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事，科處自非極刑，一皆決放。積年留滯，案狀膠加，數日之中，剖判咸盡，尋而臺省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綱，既疎獄訟清靜，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合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和州刺史，謚曰惠。樞將還，遠近赴送，莫不攀轅悲哭，哀不自勝。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爲司馬，畢義雲爲屬，與基竝有聲譽，爲刺史元嶷所目，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當遠至。惟郎騎兵，任真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竝貴顯，而基位止郡守子茂。

茂字蔚之，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奉禮，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常節其燭。及長，以博學稱。歷位保城令，有能名。周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隋文帝爲亳州總管，命掌書記。周武帝爲象經，隋文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致人？」茂竊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陰自結納。隋文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及

隋文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曰長史言衛國人不取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有部人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開皇中累遷戶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人間五品不遜或荅者乃云管內無五品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左貶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

銀窟

煬帝卽位爲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充工政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與崔祖濬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百段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茂旣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無譽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乞骸骨不許會帝征遼以茂爲晉陽宮留守其常山贊務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附下罔上詔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推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其罪及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徙且末郡茂怡然任命不以爲憂在途作登隴賦以自慰後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卒子知年

州郡圖經

論曰。孫騫入幕未久。倉卒致斃。神武以情寄之重。義切折肱。若不
愛惜才子。何以成夫王業。元康以知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帷幄。
任寄爲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杜弼識學甄明。
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終。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
無及於此乎。房謨忠勤之操。始終若一。恭懿循良之風。可謂世有
人矣。張纂張亮張曜王竣王紘等。並事霸朝。申其力用。皆有齊之
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光之拒關駐驂。有古人之風焉。顯儁
明達。文武驅馳。盡其知力。不遑寧處。可謂德以稱位。能以稱官。道
和。爰從霸府。以終末路。四十餘載。典綜兵機。識用閑明。甚爲朝臣
所服。及于後主奔遁。莫知所之。首贊延宗。以從權變。旣而晉陽傾
覆。運極窮途。還鄴則義隔德昌。死事則情乖舊主。雖復全生握節。
豈比背叛之流歟。夫縣宰之寄。綿歷古今。親人任功。莫尚於此。漢
氏官人。尚書郎出宰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爲郎。皆所以貴
方城之職。重臨人之要。後魏令長。多選舊令史爲之。故縉紳之流。
耻居其位。爰逮有齊。此途未改。寧都公革斯流弊。弘之在人。固爲
美矣。司徒器度沈遠。有宰臣之量。始從文吏。終致台輔。出內有常。
夷險若一。而世人論之。胡廣譏其不能廷爭。然古稱見幾而作。又
曰。相時而動。若時有開悟。或可希舜一功。而終遇姦回。便恐舟壑。
俱運。斯蓋趙公之志也。子悅。牧宰流譽。子琮。簿領見知。及居藻鏡。
俱稱尸祿。馮溺於賄貨。於斯爲甚。慈明赴蹈之義。蓋有銜鬚之節。
郎基政績有聞。蔚之克荷堂構。美矣乎。

昭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秋晴好日燈下讀之憶古人風懷

和奉無請果選太尉使事

其後仍將刺史

魏基如蘇百聞蘇之京尚堂畫美矣乎
魏基如蘇百聞蘇之京尚堂畫美矣乎
魏基如蘇百聞蘇之京尚堂畫美矣乎

美矣其立受數百齊出金未如寧稽公革祺流契與之吾人固為
美矣其立受數百齊出金未如寧稽公革祺流契與之吾人固為
美矣其立受數百齊出金未如寧稽公革祺流契與之吾人固為

北史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四

魏收

魏長賢

魏季景 子澄

魏蘭根 族子怡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自序漢初魏無知封高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自序漢初魏無知封高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自序漢初魏無知封高

魏子建

魏子建

魏子建

子建東益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遠近清靜。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構逆。僉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爲城人數當行陣。盡皆驍果。安之足以爲用。急之腹背爲憂。乃悉召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明帝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內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乘勝屯營黑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衆。威名赫然。先反者及此悉降。乃間使上聞。帝甚嘉之。詔子建兼尚書。爲行臺刺史如故。於是威振蜀上。其梁巴二益兩秦之事。皆所節度。梁州刺史傅豎眼子故中心以爲愧。在洛。大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歸京師。至此乃遣刺史唐永代焉。豎眼因爲行臺。子建將還。群氏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先行。曉諭諸氏。忿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子建徐加慰譬。旬月方得前行。吏人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氏蜀尋反攻逼唐永。永棄城而走。乃喪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璨及鉅鹿人耿顯。皆沒落氏手。及知子建之客。垂泣追衣物還之。送出白馬。遺愛所被如此。初子建爲前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閑暇。與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爲奕碁。時人謂爲耽好。子建每曰。碁於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爲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還洛後。累遷衛尉卿。初元顥內逼。莊帝北幸。子建謂所親盧義僖曰。北海自絕社稷。稱藩蕭衍。吾老矣。豈能爲陪臣。遂携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先苦風痺。及此遂甚。以卿任有務。屢上書乞身。特除右光祿大夫。邢杲之平。太傅李延寔子侍中。或爲大使。撫慰東土。時外戚貴盛。送客填門。子建亦往候別。延寔曰。小兒今行。何以相勗。子建曰。益以盈滿爲

誠延寔悵然久之。及莊帝殺尔朱榮，遇禍於河陰者，其家率相弔。賀太尉李虔第二子仁耀，子建之女壻，往亦見害。子建謂姨弟盧道虔曰：「朝廷誅翦權強，兇徒尚梗，未聞有奇謀異畧，恐不可濟。此乃李門禍始，弔賀無乃忽忽。」及永安之後，李氏宗族流離，或遇誅夷，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子建自出爲藩牧，董司山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事，正身潔已，不以財利經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不周贍，清素之迹著於終始。性存重慎，不雜交游，唯與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道裕雅相親昵。及疾篤，顧敕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氣所同，世有厚塋，吾平生不取，遽條裸身，又非吾意。氣絕之後，斂以時服。吾平生契闊，前後三娶，合塋一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別，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遷入兆域，依班而定行於吾墓之後，如此足矣。不須耐合，當順吾心，勿令吾有遺恨。」永熙二年春卒於洛陽孝義里舍。時年六十。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文靜。二子收、祚，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尔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雋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迺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藁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敕典起居注，并修國史。俄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悛從齊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初

收

通

不詣門。悽為帝登。昨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告之。悽深忿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為詔。悽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為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為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為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持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山之南。旬有六日。時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王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敕收為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為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温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與取。遍行奸穢。梁朝館司皆為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游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搴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為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筆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

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與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優禮。收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輪之比。卿邪輪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爲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乃啟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國史。魏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曰。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惡焉。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爲體。後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啟。啟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游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惜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惜應聲曰。魏收在并。

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琨徐陵侯景旣陷梁梁鄴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仍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參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群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郎知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起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辯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

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一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爲十二表。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啟。皆獨出於收。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陸仲讓。雖夙涉朝位。竝非史才。才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輯。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余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余朱。且納榮子金。故滅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旣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爲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荅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啟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有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至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首傳。收曰。綽雖無位。道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

於

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竝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群口拂騰救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萬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嘗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畧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修律令二臺成又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邢邵邵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游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辭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疑貳若實便須決行若戲此言魏收旣忝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愔以收言奏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

新殿賦

懷離賦

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敕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仍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休之兼中書。在晉陽典誥。詔收留在鄴。蓋晞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爲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爲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太寧元年。加開府。河清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虛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爲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

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比温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旣被疎。出子昇以罪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荅曰。見邢魏之臧。不卽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温子昇全不作賊。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能作賊。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温所不逮也。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旣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崐崙船至。得奇貨。果然禡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清郡尹。尋遣黃門郎元文遙。敕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爲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爲真收。以子姪年少。申以戒厲。著枕中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爲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而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不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削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宵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期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

怨惡莫不
不能訓
魏收集
作怨惡
莫之前

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智大賢，惟幾惟哲，或出或處，不當其時，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挑舌怨，惡莫不動。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游刃若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驚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强，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為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徼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躄，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墻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強梁，人囚徑挺，幽奪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為已，信私玉非身寶，過涅為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顏子隣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蕢而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可大可久，與世雜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於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不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

後

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群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
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
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
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
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
之。坐右其從。群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迴換。遂爲
盧同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愔家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
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
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
以後主卽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
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
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
事皆由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
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
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塗貴游。
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
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子明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
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
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
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旣輕疾。好聲樂。善
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收外兄
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遇魏收衰。曰。愚魏魏。荅曰。顏巖腥瘦。
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笊籠。著孔嘲玎。其辯捷不拘。
若是旣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於外。先養

弟子仁表爲嗣。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子建族子惇。字仲讓。容貌魁偉。性通率。永安末。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尒朱仲遠鎮東郡。以事捕惇。遇出外。執惇。兄子胤而去。惇聞。哭曰。若害胤。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曰。家事在惇。胤何知也。乞以身罪。仲遠義而捨之。天平中。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卒。惇叔偃。字盤蚪。有當世幹用。位驍騎將軍。性浮動。晚乃曲附高肇。彭城王勰之死也。偃構成其事。爲時所惡。子質。字懷素。幼有立志。年十四。啓母求就徐遵明受業。母以其年幼。不許。質遂密將一奴。遠赴徐學。留書一紙。置所臥牀。內外見之。相視悲歎。五六年中。便通諸經大義。自學言歸。生徒輻輳。皆同衣食。情若兄弟。後避葛榮難。客居趙國飛龍山。爲亂賊所害。士友傷惜之。興和二年。侍中李儁。秘書監常景等三十二人。申辭於尚書。爲請贈諡。事下太常。博士考行。諡曰貞烈先生。

劍

魏長賢收之。族叔也。祖劍。本名顯義。字弘理。魏世祖賜名。仍命以顯義爲字。雅性俊辯。博涉群書。有當世才。兼資文武。知名梁楚。淮泗之間。世祖南伐。聞而召之。旣至。與語大悅。謂劍曰。今我此行。是卿建功之日。勉之。勿憂不富貴也。授內都直侍左右。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劍乃進曰。陛下百萬之軍。風行電掃。攻城略地。所向無前。雖有智者。莫能爲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諸城。猶敢拒守。此非不懼亡滅。自謂必可保全也。但陛下卒徒果銳。殺掠尚多。人皆畏威。未甚懷惠。恐一旦降下。妻子不全。所以遲疑。未肯先發。臣請開入城內。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下拔其英楚。因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世祖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爲是耳。卿今所言。副吾所望。劍遂夜

考

入城中示以危亡之期開以生全之路城中大小欣悅明日開門
出降自此而南望塵款附世祖謂釗曰卿之一言踰於十萬之師
揚我信義播於四表實卿一人之力即授義陽太守陵江將軍又
令釗與諸將統兵討襲所當無不摧破軍中服其勇敢世祖益喜
謂群臣曰中國士人吾拔擢咸盡文武膽畧未有若釗儔加授建
忠將軍追贈其父處順州刺史時經畧江左方大用之遇風疾發
動頗降醫藥竟不痊復卒時年六十四父彥字惠卿博學善屬文
趙郡王幹辟開府參軍廣陵王羽辟記室並不入陳留公李崇甚
重之引為鎮西參軍事崇討叛氏陽靈珍叛蠻魯北鷗又請為記
室參軍中山王英討淮南又請為記室參軍軍遠求為著作郎思
樹不朽之業以晉書作者多家體制繁雜欲正其紕繆刪其游辭
勒成一家之典俄而彭城王聞李崇稱之復請為掾兼知主客郎

長賢即魏徵文
廷壽也
立佳傳

中書遂不成王遇害退歸田里清河王復引為諮議王勢高名重
深為權倖所疾恐罹其禍固辭以疾肅宗初拜驃騎長史尋轉光
州刺史年六十八卒兄伯胤之歸也留長賢與弟德振使宦學於
洛中孝靜北遷亦徙居鄴博涉經史詞藻清華舉秀才除汝南王
悅參軍事入齊平陽王淹辟為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更撰晉書
欲還成先志河清中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幸為上黨屯留令親
故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為書以相規責長賢復書曰日者惠書
義高旨遠誨僕以自求諸已思不出位國之大事君與執政所圖
又謂僕祿不足以代耕位不登於執戟干非其議自貽悔咎勤勤
懇懇誠見故入之心靜言再思無忘寤寐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
君子矣以為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俎以趨世隱漁釣以
待時操築傳巖之下取履圮橋之上者矣或有釋賃車以匡霸業

委挽輅以定王基。由斬祛以見禮。因射鈎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死不悔。甘心於苦節者矣。皆奮於泥滓。自致青雲。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權其大要。歸乎忠孝而已矣。夫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遺其親。忠而後其君者也。僕自射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迭運。五稔於茲。不能勒成一家潤色。洪業善述。人事功既闕如。顯親揚名。邈焉無與。每一念之。曷云其已。自頃王室板蕩。彛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此梅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劍者也。抑又聞之。嫪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僕之先人。世傳儒業。誨僕以爲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世矣。安可自同於匹庶。取笑於兒女子哉。是以腸一夕而九迴。心終朝而百慮。懼當年之不立。恥沒世而無聞。慷慨懷古。自強不息。庶幾伯夷之風。以立懦夫之志。吾子又謂僕干進務入。不畏友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貽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生平之意。故願得鉏彼草茅。逐茲鳥雀。去一惡。樹一善。不違先旨。以沒九泉。求仁得仁。其誰敢怨。但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以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邪徑。黃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敢不敬承嘉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爲俗人道也。投筆而已。夫復何言。是出也。人皆爲之怏怏。而長賢處之怡然。不屑懷抱。識者以此多焉。武平中。辭疾去職。終於齊代。不復出仕。周武平齊。搜揚才俊。辟書屢降。固以疾辭。卒年七十四。貞觀中。贈定州刺史。子徵。

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鸞。字雙和。爲魏文賜名。有器幹。體貌魁偉。以

擇居賦

有容儀為奉車都尉。曾升輅車。觸毀金翼。斂容請罪。帝笑曰。卿體貌過人。素不便習。何足懼也。車駕南征。漢陽除鸞統軍。帝歷幸其營。歎賞之。及在馬圈。不豫。敕兼武衛將軍。領宿衛左右。景明中。六輔之廢。鸞頗預其事。後除光州刺史。更滿還朝。卒。謚曰夷子。季景少孤。清苦自立。博學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師。時邢子明稱有才學。始與子才相侔。季景與收相亞。洛中號兩邢。二魏。莊帝時。為中書侍郎。普泰中。為尚書右丞。季景善附會。宰要當朝。必先事其左右。余朱世隆特賞愛之。於時才名甚盛。頗過其實。太昌中。位給事黃門侍郎。甚見信待。除定州大中正。孝武帝釋奠。季景與溫子昇。李業興。竇瑗等。俱為搃句。天平初。因遷都。遂居栢人西山。內懷憂悔。乃為擇居賦。元象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後兼散騎常侍。使梁還。歷大司農卿。魏郡尹。卒。家無餘財。遺命薄葬。贈散騎常侍。衛尉卿。所著文筆。二百餘篇。子澹。知名。澹字彥深。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高才善屬文。仕齊。殿中侍御史。預修五禮。及撰御覽。除殿中郎。中書舍人。與李德林。修國史。入周。為納言中士。隋初。為行臺禮部侍郎。尋為聘陳使主。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之。令注庾信集。撰笑苑。世稱博物。遷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列傳。別為史論及例。各一卷。合九十二卷。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名。故穀梁傳。太上不名。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為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

澹言

注庾信集

笑苑

魏史

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二曰魏氏平文以前。部考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豈是觀過。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寒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詒誡將來。如太武獻文。並遭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姓名。逆臣賊子。何所懼哉。今分明直書。不敢回避。四曰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其生畧如敵國。書死便同庶人。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澹又以為司馬遷創立紀傳已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叙。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言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益者。所不論也。上覽而善之。未幾而卒。有集三十卷。子罕言。澹弟彥玄。位涪州司馬。子滿行。

魏蘭根字蘭根。收族叔也。父伯成。中山太守。蘭根身長八尺。儀貌奇偉。博學高才。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不應遺

府戶

祠至今乃啟刺史請伐為椁左右人言有靈蘭根了無疑懼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殆於滅性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為大都督討蠕蠕以蘭根為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瓜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平人入仕次第一準其舊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崇以奏聞事寢不報孝昌初為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俘其人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奈何並克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為災犬牙不入其境及蕭寶夤敗於涇州岐州人囚蘭根降賊寶夤兵威復振城人復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都督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諸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孝昌末河北流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郡縣蘭根甥邢杲反於青光間復詔蘭根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拜中書令莊帝之將誅余朱榮蘭根泄之於兄子周達周達告余朱世隆及榮死蘭根憂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託附之求出立功乃兼尚書右僕射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防并陘為榮將侯深所敗走依勃海高乾屬乾兄弟義舉固在其中神武以宿望深禮之中興初為尚書右僕射神武將入洛陽時廢立未決令蘭根察節閔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陵同請神武不得已遂立武帝大昌初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鉅鹿縣侯啟授兄子周達蘭根既預勳業位居端副

始叙復岐州勳封永興侯高乾之死蘭根懼以病免天平初言病篤以開府儀同歸本鄉門施行馬武定三年薨贈司徒公謚曰文宣長子相如襲爵相如性允直有文藻與族兄愷齊名雅為當時所貴早卒孝昭時佐命功臣配饗不及蘭根次子敬仲表訴竟不允敬仲以才器稱卒於章武太守子餉字孝衡幼孤學涉有時譽居喪以孝聞隋饒州司倉參軍事子景義景禮並有才行鄉人呼為雙鳳早卒敬仲弟少政位至落州刺史子孝該孝幾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為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荅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愔於路微自陳愔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愔

欣然曰此極為簡要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政理後卒於膠

州刺史

論曰伯起少頗踈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為偉器學博今古才極從橫體物之旨尤為富贍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鈞深致遠但意存實錄好抵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議見於斯矣王松年李庶等並論正家門未為謗議遂憑附時宰鼓動淫刑庶因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長賢思樹風聲抗言昏俗有朱子游之風季景父子雅業相傳抑弓冶之義蘭根道冠時英功參霸業亦一代之偉人也

不敢當

十五十九月廿一日朝好晴川島之三郎未送

一外之射人也

風本貴父子探業林翰味

因辭對而錄北公之夫慈

王慈李李無等並備五家

亦實難我州劍味至公縣

天發難並細班黑賊而休

木對對謝蠲之旨次為官

福曰白鼓少敢起對不唯

陳陳史不須收田是積年

北史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周宗室

邵惠公顯 子什肥

導護

叱羅協

馮遷

簡公連

洛生

虞國公仲

廣川公測 弟深

深子孝伯

東平公神舉 弟慶

邵惠公顯周文帝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氏是為德皇后生顯性至孝居德皇后喪哀毀過禮德皇帝與衛可瓌戰墜馬顯與數騎奔救乃免顯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大冢宰封邵國公謚曰惠

周及古制

魏州中

三子什肥導護

什肥事母以孝聞。文帝入關，不能離母，遂留晉陽。文帝定秦隴，什肥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襲爵邵國公。謚曰景子。胄嗣。胄少孤，頗有幹畧。景公之見害，以幼年下蠶室。保定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公封。天和中，與齊通好，胄歸襲爵邵國公。及隋文帝輔政，胄爲榮州刺史，舉兵應尉遲迥，爲清河公楊素所殺。國除，會字乾仁，胄至自齊，改封譚國公。後與護同誅。建德三年，追復封爵常武公。

導字菩薩，少雄豪。初與諸父在葛榮中，榮敗，遷晉陽，與文帝隨賀拔岳入關，常從征伐。文帝討侯莫陳悅，導追斬之。牽屯山以功封饒陽縣伯。及魏文帝東征，留導爲華州刺史。既而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僉伏德，斬思慶，屯渭橋。會文帝軍及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加侍中。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文帝東征，復以導爲大都督，行華州刺史，甚得守扞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侯景來附，詔徵隴右大都督獨孤信，東下令導代信爲秦州刺史、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及齊氏稱帝，文帝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拜大將軍、大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導性寬明，善撫御。文帝每出征，導恒居守，深爲吏人所附。朝廷重之，薨於上邽。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綱監護喪事，贈尚書令。謚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塋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者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振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回八十餘步，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衆、亮、椿。出後於杞。

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武成初位大將軍梁州總管進封蔡國公累遷秦州刺史總管十三州諸軍事性明察善撫綏人庶畏悅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公亮等侈靡踰制廣獨率禮又折節待士朝野稱焉曾侍於武帝所食瓜美持以奉進帝悅之廣以晉公護擅權勸令挹損護不能納後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豳國公詔廣襲爵初廣母李氏以患憂而成疾遂歿廣居喪加篤乃以毀薨世稱母爲廣病廣爲母死慈孝之道極於一門武帝素服親臨其故吏儀同李克信等上表褒述申其宿志庶存儉約詔曰昔河間才藻追叙於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簣之言得申遺志黜殞之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太保隴右十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文葬於隴右所司一遵儉約之典子洽嗣隋文輔政被害國除

翼字乾宜封西陽郡公阜薨謚曰昭無子以杞公亮子溫嗣後坐亮反誅國除衆字乾道少不慧封天水郡公爲隋文所誅

護字薩保幼方正有志度特爲德皇帝所愛文帝之入關以年小不從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文帝諸子並幼遂委以家務內外無不嚴肅文帝歎之以爲類已及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被害文帝至平涼以護爲都督從破侯莫陳悅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從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芒山之役爲敵人所圍賴都督侯伏龍恩救乃免坐免官尋復本位大統十三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進兵徑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至圍而剋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蠻師向天保等萬餘落初行六官拜司空文帝西巡至牽屯山遇疾召護至涇州見文帝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濟諸子幼天下事以屬

汝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文帝崩。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幼。強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先是文帝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指。時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文帝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遣諷魏帝。以禪代事。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萬戶。趙貴。獨孤。信等。將謀襲護。護因貴入朝。執之。黨與皆伏誅。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密要宮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爲腹心。說帝言。護不守臣節。宜圖之。帝然之。數將武士。於後園爲執縛勢。護微知之。出植爲梁州。恒爲同州。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構嫌隙。他人何易可親。但恐除臣後。姦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下。亦危社稷。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鳳等益懼。密謀滋甚。遂克日將誅護。光。洛。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竝勸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乃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以次執。送護弟。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召公卿。畢集護第。護曰。先王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畧陽公。旣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爲四海主。自卽位已來。荒淫無度。昵近群小。疎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畧陽公。豈可負社稷。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爲何如。群公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誅植。恒。尋弒帝。迎明帝於歧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路車。冕服。封子至爲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爲牧。以護爲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

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擢為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令安自因進食加毒，帝遂崩。護立武帝，百官總已，以聽護。自文帝為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文帝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宮。或有希護旨者，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皇帝別廟，使護祭焉。三年，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初，文帝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為犄角，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陽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先是，護母閻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齊，皆被幽繫。護居宰相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權重，乃留其母，以為後圖。仍令人為閻作書，與護曰：「吾念十九入汝家，今以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差安衰暮。又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于、汝嫂劉及汝新婦等同居，頗以自適。但為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損。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第二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吾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入城，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第二叔時俱戰亡，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于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禽捉，入定城。未幾，聞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于各別分散。寶掌軍營在唐城內，經停二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女婦可六七千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蠕

住載

孀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日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由緣也。後吾共汝在壽陽任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後尔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三人並喚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抱戚多歷年祀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今復何福還望見汝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公王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

讀之非
人子也

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餓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實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爲怪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云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唯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先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鮮網惠以德音摩

敦四姑並許哀放初聞此旨。寃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
卽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慟
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叙齊朝寬弘。
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重
降矜哀。聽許摩敦垂救。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請未周。五情屠割。
書中所道。無一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食貶損。或多
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被敗之日。
薩保年以十歲。隣曲舊事。猶自記憶。况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
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府。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
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遇神機。源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
未定。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
歲時。每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齊

朝霽然之恩。旣已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
沉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國有家。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
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
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母子之恩。亦賜許奉。答不
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
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於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
齊朝不卽發遣。更令重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返。至於再三。
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移未送。而母至。舉朝慶
悅。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
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
聞。是年突厥復率衆赴朝。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卽行。復慮失
信。番夷不得已。遂請東征。九月。詔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

隴巴蜀兵諸蕃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爲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兵出豫州少師楊標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迥圍洛陽柱國齊王憲鄭公達奚成等營芒山護性無戎畧此行又非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天和二年護母薨尋詔起令視事五年詔賜護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護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功久當權軸所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溢莫不蠹政害人帝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每立侍至是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酒諸親朝謁或廢引進喜怒有時乖爽比諫未蒙垂納凡今願更啟請因出懷中酒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如帝所誠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踏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懼斫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初帝欲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頗預其謀是日軌等並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覽等卽令收護子柱國譚國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曰安出自阜隸所典庖廚而已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爲也十九日乃詔暴護等罪大赦改天和七年爲建德元年護世子訓爲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公盛乘傳鎮蒲州徵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叱羅協司錄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澡使突厥遣開

府宇文德齋璽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謚護曰蕩並改葬之

叱羅協代郡人本名與武帝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爲州小吏以恭謹見知賈泰爲御史中尉以協爲書侍御史泰向潼關協爲監軍泰死協見獲文帝授大丞相東閣祭酒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事二京詳練故事又深自剋勵文帝頗委任之然猶以家屬在東疑其戀本及河橋戰敗協隨軍還文帝知協不貳封冠軍縣男進爵爲侯後爲大將軍尉遲迥長史率兵伐蜀行潼州事魏恭帝三年文帝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晉公護旣殺孫恒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二人並辭俱薦協護遂徵協入朝引與同宿深寄託之協誓以軀命自效護大悅以爲得協之晚稍遷護府長史進爵爲公常在護側明帝知其材識庸淺每按抑之數謂曰汝何知也憚以護所親任每含容之及明帝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旣以得志每自矜高又其所言多乖事衷當時莫不笑之護以其忠已每提獎言協旣受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許之又進位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休及護誅除名建德三年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卒

子金剛嗣

馮遷字羽伐弘農人少修謹有幹能爲護府司錄性質直小心畏慎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每校閱文簿孜孜不倦以此甚爲護委任後授陝州刺史遷本徵寒不爲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入爲司錄累遷小司空自天和後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卒於家子恕位儀同三司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皇帝。遇定州軍於唐河。俱戰歿。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杞國公。謚曰簡。子元寶。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司徒。襲封杞國公。謚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亮字乾德。位梁州總管。及幽國公。廣薨。以亮爲秦州總管。廣所部悉以配焉。在州甚無政績。尋進柱國。從東伐。進上柱國。仍從平鄴。遷大司徒。大象初。以行軍總管。與元帥鄭國公韋孝寬等伐陳。還至豫州。密謀襲孝寬營。將反逆。孝寬追斬之。朕明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爲烈公。後椿字乾壽。位上柱國。大司徒。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并其五子。

葛莊公洛生。字任俠。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游。而才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修禮。以洛生爲漁陽。仍領德皇帝餘衆。時人皆呼爲洛生王。洛生善撫將士。是以克莚常冠諸軍。尒朱榮字山東時。洛生在虜中。榮雅聞其名。心懼焉。尋爲榮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封葛國公。謚曰莊。子菩薩。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襲爵。謚曰穆。以晉公護子至嗣。至字乾附。後坐父護誅。詔以衛王直子賓爲穆公。後賓字乾瑞。尋坐直誅。而齊王憲子廣都郡公貢襲貢。字乾貞。宣帝初。被誅。國除。

虞國公仲德。皇帝從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虞國公。子興嗣。興生屬兵亂。與仲相失。年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文帝兄弟。初不相識。沙苑之敗。預在行間。被虜。隨例散配諸軍。興性弘厚。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保定二年。詔訪仲子孫。興始附屬籍。武帝以興帝戚近。屬尊禮之甚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襲爵虞國公。薨。武帝親臨。慟焉。詔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監護喪事。贈柱國大將軍。謚曰靖。子洛嗣。位儀同三司。隋

初爲介國公。爲隋室賓云。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頹祖騏驎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沈密。少篤學。仕魏。位司徒右長史。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武。詔測詣文帝。密爲之備。還封廣川縣伯。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爲公。文帝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委以軍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歷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爲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爲我安邊。何爲間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卽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文帝親臨勸焉。仍令水池公監護喪事。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卽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禽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赦免。盜旣感恩。請爲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盜人亦從測入關。並無異志。子諒嗣。位除州刺史。測弟深。深字奴于。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爲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時爲子都督。領宿衛兵。撫循所

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大統中累轉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周文帝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高歡驍將歡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竇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道也不如還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禽也虜竇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剋之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眾至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復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禽也不賀何爲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俄進爵爲侯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遷中大夫武成元年遷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保定初除京兆尹人爲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旣居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有時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卒於位謚曰成康子孝伯

孝伯字胡王其生與武帝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沈正嘗誇好直言武帝卽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家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受經思相啟發由是護弗之猜得入爲右侍上士恒侍讀及遭父憂詔令服中襲爵武帝嘗謂曰公於我猶漢高與盧縮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臥內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回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

時莫比。及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惟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宮正。皇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所及。」帝斂容曰：「卿世載鯁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尉遲運為右宮正，孝伯仍為左宮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宮伯，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捋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為宗師。每車駕巡幸，常執其手，令居守。後帝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孝伯赴行所，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為不忠，陛下不孝之子也。」帝因踈之，乃與于術、鄭譯等圖其事，令智告憲謀逆。還，孝伯召入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武帝，武帝怒，撻帝數十，乃除譯名。至是，帝追憶被杖，乃問譯：「我脚上杖痕，誰所為也？」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又說軌捋帝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

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爲秦州總官。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疎。從稽胡反。令孝伯爲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謂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群小媒孽。加之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慙。俛首不語。令賜死於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獲罪。並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穎曰。宇文孝伯。寔有周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歆嗣。

東平公神舉。文帝之族子也。高祖普陵。曾祖求男。仕魏。位並顯達。祖金殿。魏兗州刺史。安喜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

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武之在蕃。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卽位。拜閤內都督。封城陽縣公。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問顯和曰。天下汹汹。將如之何。對曰。莫若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策。以其母老。令預爲計。對曰。今之事。忠孝不並。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閣。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從孝武入關。至漆水。周文帝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卒。建德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舉早孤。有夙成之量。及長。神情倜儻。志畧英贍。眉

目疎朗儀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中侍上士帝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公天和元年累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爲熊州刺史齊人懼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卽授刺史州旣齊氏別都多有姦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改封武德郡公進柱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公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禽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將解衣伏法神舉乃釋而禮之卽令草露布屬嵇胡反寇西河神舉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嵇胡欵服卽授并州總管神舉見待於武帝處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預焉及宣帝卽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美風儀音韻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外內百寮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於今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慶

慶字神慶沈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旣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爲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王直鎮山南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卒與賊窘憲挺

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剋并州，下信都，禽高潛，功並居最。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歷延寧二州總管。隋文帝爲丞相，以行軍總管征江表，次白帝，以勞進上大將軍。帝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年，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文帝龍潛時，嘗與慶言，謂曰：「天元質無積德，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旣翦，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畧，但恐爲人所誤，不足爲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錄前言爲表奏之。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於家。」子靜亂，尚隋文女廣平公主，位儀同。安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慶卒，靜亂子協位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晶，字婆羅門，大業中養于宮內，後爲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至於出入臥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人號爲宇文三郎。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晶聞懼，不敢見。協因奏晶壯不可久在宮掖，帝不之罪，召入待之如初。化及殺逆際，爲亂兵所害。

論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則有魯衛梁楚，其疎屬則有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

此論於
孝伯神
異也

又

不滅於百代之後。至若爾孝公之勲烈。加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純
孝。飾之以儉約。我我焉。足以輔於前載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
實預艱難。及文后崩殂。諸子冲幼。群公懷等夷之士。天下有去就
之心。卒能變魏為周。捍危獲義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經
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
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群小。威福在已。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
之心。為人主不堪之事。終於妻子為戮。身首橫分。蓋其宜也。當隋
氏之起。假天威而服海內。曹以葭莩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
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
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
舉。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槩。並可追蹤於古人矣。

北史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終 九月廿三日 後

魏州中園
民書局

北史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

周室諸王

文帝十三王

孝閔帝一王

明帝三王

武帝六王

宣帝二王

周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明帝。後宮生宋獻公震。文元皇后生孝
閔皇帝。文宣叱奴皇后生武帝。衛刺王直達步妃生齊煬王憲。王
姬生趙僭王招。後宮生譙孝王儉。陳惑王純。越野王盛。代吳王達。
冀康公通。滕聞王道。

周及隋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大統十六年封武邑公。尚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贈大司馬。封宋國公。無子。以明帝第三子寶嗣。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中爲大前疑。守爲隋文帝害。國除。衛刺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武成初進封衛國公。歷雍州牧。大司空。襄州總管。直武帝母弟也。性浮詭。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南討軍敗。愠於免黜。又請帝除護。帝宿有誅護意。遂與直謀之。及護誅。帝以齊王憲爲大冢宰。直旣乖本望。又請爲大司馬。欲擅威權。帝知其意。謂曰。汝兄弟長幼有序。何反居下列也。以爲大司徒。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初帝以直第爲東宮。更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陟屺佛寺。遂欲居之。齊王憲謂曰。弟兒女成長。此寺褊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惟而疑之。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怒對衆撻之。自是忿怨滋甚。及帝幸雲陽宮。直在京師。反攻肅章門。司武尉遲運閉門不得入。退走。追至荊州。獲之。免爲庶人。囚諸宮中。尋有異志。及其子十人。竝誅之。國除。

齊煬王憲字毗賀突。性通敏。有度量。初封涪城縣公。少與武帝俱授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文帝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駿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旣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上隴。經官馬牧。文帝每見駿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取以賜之。魏恭帝元年進封安城郡公。明帝卽位。授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進封齊國公。初平蜀之後。文帝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徧問武帝以下。誰欲此行。竝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當撫衆臨人。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

而無效。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尚幼。未之遣。明帝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共立碑頌德。保定中。徵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迥爲前鋒。圍洛陽。齊兵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恇駭。竝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拒之。而雄爲齊人所敗。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時晉公護執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天和三年。以憲爲大司馬。行小冢宰。雍州牧如故。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詔憲與柱國李穆出宜陽。築崇德等五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是歲。明月又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於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爲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六年。憲率衆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潛軍宵遁。憲乃度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一日盡拔。又攻張壁。克之。斛律明月時在華容。弗能救。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汾州又見圍。日夕。憲追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伯杜城。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爲齊人所乘。遂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及晉公護誅武帝。召憲入。免冠拜謝。帝謂曰。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籍等。尋以憲爲大冢宰。時帝旣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爲刻薄。憲旣爲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不可。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雖遷授冢宰。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帝嘗御內殿。引見謂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

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可為人所制乎。且近代以
 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時權宜。非經國之
 術。爾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為天子。卿
 宜規以正道。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再拜而出。歸以白憲。憲指
 心撫几曰。吾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建德三年。
 進爵為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箴上之。
 帝方剪削諸弟。甚悅其文。憲嘗以兵書繁廣。自刊為要略五篇。至
 是表陳之。帝覽而稱善。其秋。帝於雲陽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
 帝召憲謂曰。汝為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
 招俱入拜謝。帝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
 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為不能耳。初。直內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
 母弟。毋加友敬。晉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帝曰。齊公心迹。吾自
 悉之。不得更有所疑。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啟。憲飲酒食肉。與平
 昔不異。帝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為吾意。今祖括是同。汝
 當媿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但須自勗。直乃止。四年。帝將東
 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憲右。遂告
 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奉上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軍
 資。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
 乃詔憲為前軍。趣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尅。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
 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為之。五年。
 大舉東討。憲復為前鋒。守雀鼠谷。帝親圍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
 二城。更圖進取。齊王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頓千里徑。
 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
 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為菴。示有

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王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人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救之。會被救。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栢菴爲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爲誰。憲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何用隱名位。憲乃曰。我齊王也。徧指陳王純已下。竝以告之。暢鞭馬去。憲卽命旋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爲殿。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獬瓌等。齊衆乃退。帝又命憲援晉州。齊王攻圍晉州。帝次于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旣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王遁走。齊人復據高壁及洛女。帝命憲攻洛女。破之。齊王已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尅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成公。質爲河間王拜第三子寶爲大將軍。仍詔憲趣鄴。進尅鄴城。憲善兵謀。長於撫御。摧鋒陷陣。爲士卒先。齊人聞風。憚其勇略。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都。復詔憲討之。仍令齊王手書招湝。湝不納。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謀二人覘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舊將。徧將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卽放還。令充使。乃與湝書。憲至信都。湝陣於城南。登張耳冢望之。俄而湝所署領軍尉相願。僞出略陣。遂降。湝殺其妻子。明日。擒湝。及孝珩等。先是稽胡劉沒鐸。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等平之。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帝欲親征北蕃。乃辭以疾。尋而帝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之。時尚未

葬諸王在內居服。司衛長孫覽總兵輔政。恐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及山陵還。帝又命智就宅候憲。因是告憲有謀。帝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今欲以叔爲太師。九叔爲太傅。十一叔爲太保。何如。憲辭以才輕。孝伯返命。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卽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慈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四十四。帝以于智爲枉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王與。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旣誅憲。無以爲辭。故託與等與憲結謀。遂加戮焉。時人知其冤酷。咸云。伴憲死也。憲所生達步干氏。蠕蠕人也。建德三年。上冊爲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六子貴質。寶貢。乾禧。乾洽。貴。字乾福。少聰敏。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爲立身之本。十歲封安定郡公。文帝始封此郡。未嘗假人。至是封焉。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一圍中。手射野馬及鹿。一十有五。建德二年。拜齊國世子。後出爲幽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而留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烽。經爲商人所燒。烽帥受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師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帥愕然。遂卽首伏。其明察如此。卒時年十七。武帝甚痛惜之。質。字乾祐。以憲勳。封河間郡王。寶。字乾禮。中填公。貢。出後宮。莊公。乾禧。安成公。乾洽。龍涸公。竝與憲俱被誅。

趙僭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羣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
 艷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武成初進封趙國公歷益州總管大
 司空大司馬進爵為王除雍州牧建德五年從東伐以功進位上
 柱國又與齊王憲討平稽胡斬賊帥劉沒鐸宣政中拜太師大象
 元年詔以洛州襄國郡邑萬戶為趙王國招出就國二年宣帝不
 豫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赴闕此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
 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劔履上殿隋文帝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
 以匡社稷乃要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所
 親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間後院亦伏
 壯士隋文帝從者多在閣外惟楊弘元胄胄弟威及陶徹坐戶側
 招屢以佩刀割瓜啖隋文隋文末之疑元胄覺變扣刀而入乃以
 大觴親飲胄酒又命胄向厨取醬胄不為之動滕王道後至隋文
 降階迎胄因得耳語曰公宜速出隋文共道等就坐須臾辭出後
 事覺陷以謀反其年伏誅招及其子德廣公員永康王貫越公乾
 銑弟乾鏗等國除招所著文集十卷

譙孝王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建德三年進為王從平鄴
 拜大冢宰薨子乾暉嗣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陳惑王純字堙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保定中使突厥迎皇后歷
 秦陝二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從平齊進位上柱國歷并州
 總管雍州牧太傅大象元年詔以濟南郡邑萬戶為陳國純出就
 國二年朝京師并其子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越野王盛字立久突武成初封越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從平
 齊進位上柱國歷相州總管大冢宰大象元年遷大前疑太保其
 年詔以豐州武當安昌二郡邑萬戶為越國盛出就國二年朝京

師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代吳王達字度斤突性果決善騎射武成初封代國公建德初進位柱國出爲荊州刺史有政績武帝手敕褒美之所管禮州刺史蔡澤贖貨被訟達以其勲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貸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案劾密表奏之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四皆衣綈衣又未嘗營產國無儲積左右嘗以爲言達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爲王從平齊齊淑妃馮氏尤爲齊後主所幸見獲帝以達不遜聲色特以馮氏賜之宣帝卽位進上柱國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郡邑萬戶爲代國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及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冀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冀國公薨子絢嗣建德三年進爲王大定中亦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滕聞王道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詔以荊州新野郡邑萬戶爲滕國道出就國二年朝京師爲隋文帝所害并其子國除道所著文章頗行於世

孝閔帝一男陸夫人生紀厲王康字乾安保定初封紀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出爲利州總管康驕侈無度遂有異謀司錄裴融諫康殺之五年詔賜康死子湜嗣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國除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刺王賢後宮生鄧王貞宋王實實出後宋獻公震

畢刺王賢字乾陽保定四年封畢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歷荊州總管大司空大象初進上柱國雍州牧太師明年宣帝崩賢性强

濟有威略。慮隋文帝傾覆宗祏。言泄。并其子被害。國除。

鄴王貞字乾雅。初封鄴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初。爲大冢宰。大定中。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武帝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漢王贇。庫汗姬生秦王贄。曹王允。馮姬生道王充。薛世婦生蔡王兌。鄭姬生荆王元。

漢王贇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末。隋文帝輔政。欲順物情。乃進贇位上柱國。拜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轉太師。尋及秦王贄。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兌。荆王元。竝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萊王衍。皇甫姬生郢王術。術及術竝大象二年封。竝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論曰。昔賢之議者。咸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遠。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竝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爲國之道匪一。聖賢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爲相反哉。亦云爲政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工戚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爲政之上務也。觀人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裂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署牧守。循名雖曰異軫。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主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羣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忠於列國。溫陶賢於羣臣哉。蓋位重者。易以立功。

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斯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
爵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周文之初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
終。未遑蕃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竝握兵權。雖海
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武皇克剪芒刺。思弘政術。
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任。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
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崇。芟刈先其本枝。削黜徧
於公族。以齊王之奇姿傑出。足可半籠於前載。處周公之地。居上
將之重。智勇冠俗。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屬道
消之日。挾振主之威。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國祚之不永也。
其餘雖地唯叔父。親則同生。假文能輔主。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
於當年。從侯服於郡國。號爲千乘。位侔疋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
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藏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遂古。未聞茲
分命賢戚。布於內外科。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
其位足以扶危。其權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臥赤子
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能窺其
神器哉。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王之文武寮
吏。其後亦多台牧。異代相符。可謂賢矣哉。

十五年九月廿五日午後也

更其封亦委台妙異升朕孫可謂賀矣若

師器若昔器耳刺鎗實容視外視器者如職朕而春王之文左察
其益足以封其勤不消為廣事業預家謝幹自息繼封州未于
命命置知亦於內依採其神重間以驟賴首風朕料表為用也

魏州北平
氏國同用并

北史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七

寇洛

趙貴

李賢

梁禦

從祖兄善

子詢 崇

孫敏 弟遠 穆

子處

寇洛上谷昌平人也累世為將吏父延壽魏和平中以良家子鎮
武川因家焉洛性明辯不拘小節賀拔岳西征洛與岳鄉里乃募
從入關以功封安鄉縣子及岳為大行臺以洛為右都督侯莫陳
悅既害岳欲并其衆時初喪元帥洛於諸將中最為舊齒素為衆
信乃收集將士志在復讎既至原州衆推洛為盟主統岳之衆至
平涼周文帝至以洛為右都督從討侯莫陳悅平之拜涇州刺史

若引氏

大統初。詔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為襄城郡君。四年。鎮東雍州。五年。卒於鎮。贈太尉。尚書令。謚曰武子。和嗣。明帝二年。錄舊勳。以洛配享文帝廟庭。賜和姓。若引氏。改封松陽郡公。

荷

趙貴。字元寶。天水南安人也。祖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貴少有節概。介朱榮。以為別將。從討元顥。有功。賜爵燕樂縣子。從賀拔岳。平關中。累遷大都督。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敗。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有常哉。行之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朱伯厚。王修。感意氣微恩。尚能蹈履名節。況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眾人乎。因涕泣歔歔。從之者。五十人。乃詣悅詐降。悅信之。因請收塋岳。言辭慷慨。悅壯而許之。貴乃收岳屍。還營。與寇洛等。奔平涼。共圖拒悅。貴乃首議。迎周文帝。周文至。以貴為大都督。領府司馬。悅平。行秦州事。後以預立魏文帝。勳。進爵為公。梁

合定。稱亂河右。以貴為隴西行臺。討破之。從復弘農。沙苑。進爵中山郡公。河橋之戰。貴與怡峯。為左軍。戰不利。先還。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周文迎之。與東魏人戰於芒山。貴為左軍。失律。坐免官。尋復官爵。後拜柱國大將軍。賜姓乙弗氏。六官建。為太保。太宗伯。改封南陽郡公。周孝閔帝踐阼。遷大冢宰。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初。貴與獨孤信等。皆與文帝等夷。及晉公護攝政。貴自以元勳。每懷怏怏。與信謀殺護。為開府。宇文盛告。被誅。

善。字僧慶。貴之從祖兄也。少好學。美容儀。沉毅。有遠量。介朱天光。討邢杲。方侯醜。奴。以為長史。普泰初。為大行臺尚書。封山北縣伯。天光拒齊神武於韓陵。敗。見殺。善請收塋其屍。齊神武義而許之。賀拔岳。總關中。迎善。復以為長史。岳為侯莫陳悅所殺。善共諸將。翊戴周文帝。魏孝武西遷。改封襄城縣伯。歷位尚書左右僕射。進

爵為公。善性溫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量。大統九年，從戰芒山，屬大軍不利，善為敵所獲，卒於東魏。建德初，周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詢表請贈謚，詔贈大將軍、大都督、四州諸軍事、岐州刺史，謚曰敬。

李賢，字賢和，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孫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歿於陣，贈寧西將軍、隴西郡守。大統末，以賢兄弟著勲，追贈司空。公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逢一老人鬚眉皓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為台牧，努力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能領徒受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慙服。十四遭父憂，撫訓諸弟，友愛

光
天字

甚篤。魏永安中，萬俟醜奴據岐涇等州反，孝莊遣介末光擊破之。光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為主簿。累遷高平令，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周文帝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至秦州，悅棄城走，周文命兒子導追之，以賢為先鋒，至牽屯山，及之以功，授假節撫軍將軍、大都督。魏孝武西遷，周文令賢率騎迎衛，封上邽縣公。俄授左大都督，還鎮原州。大統三年，州人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率敢死士一戰敗之，狼斬關遁走。賢追斬之。八年，授原州刺史。周文之奉魏太子西巡，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後帝復至原州，令賢乘路車，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恭帝元年，進爵西河郡公。後以弟子植被誅，賢坐除名。保定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武

帝及齊王憲之在襁褓。不利居宮中。周文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因賜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爲姪女。賜與甚厚。及武帝西巡原州。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勲德兼著。受委若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賢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至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竝預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廐馬一疋。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侄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拜賢孫庫狄樂爲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別將。奴。巴免賤者五人。授軍王。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放之。四年。王師東討。西道空虛。慮羌渾侵擾。乃授賢河州總管。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侯。以備寇戎。於是羌渾斂迹。五年。宕昌寇邊。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屬羌寇侵擾。賢頻破之。虜遂震懼。不敢犯塞。俄廢洮州總管。遷於河州。置總管府。復以賢爲之。武帝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於京師。薨。帝親臨。哀動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桓子端嗣。端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齊。戰沒。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謚曰果。端弟吉。儀同三司。吉弟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後封奇章公。孝軌弟詢。詢字孝詢。深沈。有大略。頗涉羣書。仕周。累遷司衛上士。武帝幸雲陽宮。委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重平善之。累遷英果中大夫。屢以軍功。加位大將軍。賜爵平高。

請

郡公。隋文帝爲天。尉遲迴作亂。遣韋孝擊之。以詢爲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啟。詩重臣監護。文帝令高熲監軍。與熲同心。惟詢而已。及迴平。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開皇初。歷位隰州總管。以疾徵還京師。卒。帝悼惜者久之。謚曰襄子。元方嗣。

詢弟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筭。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勳。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勳於國。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好也。辭不就職。求爲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伐齊。以功最授儀同三司。歷位少侍伯大夫。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宮正。周武平齊。引參謀議。以勳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尋改封廣宗縣公。隋文帝爲丞相。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懷州刺史。進爵郡公。尉遲迴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文帝。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數十人。遇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寬亦疑之。與俱臥起。其兄詢時爲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是亦歸心焉。及迴平。授徐州總管。進位上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讐其威略。爭來內附。後突厥大爲侵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沙城。突厥圍之。死亡略盡。突厥降之。謂曰。降者封爲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吾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效命以謝國家。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還見至尊。道此意也。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沒於陣。贈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敏嗣。敏字樹生。文帝以其父死王事。養於宮中。及長。襲爵廣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容。善騎射。工歌舞。弦管。開皇初。周宣帝后樂平公主。

有女娥英妙擇婚對。敕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選取敏。禮儀如尚。帝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大悅。謂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也。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惜官。今授卿柱國。敏廼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煬帝諱。改封經城縣公。歷幽。金華。岐。數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內。侍從遊宴。賞賜超於功臣。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將薨。遺言於煬帝曰。妾唯一女。不自憂死。深憐之。湯沐乞廻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戶。攝屯衛將。楊玄感反。後城闕大興。敏之築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加光祿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與其引決。敏由是大懼。數與金才善。衛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其妻宇文氏亦賜鴆而終。賢弟遠。

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羣兒為戰鬥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為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帥。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末。天下鼎沸。敕勒賊胡琮侵逼原州。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圍拒守。而衆情頗有異同。遠乃按劍喻以節義。因曰。有異同。遠議者請斬之。衆懼。乃聽命。相與盟。歃深壁自守。無援。城陷。其徒多被害。唯遠兄弟竝為人所匿。得免。遠乃使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朝。求援。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及佖朱天光西伐。配遠精兵為鄉導。天光欽遠才望。除為長城郡守。後以應侯莫陳崇功。

遷高平郡守。周文見而悅之。令居麾下。及魏孝武西遷。封安定縣伯。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進爵為公。仍領左右。從征寶泰。復弘農。並有殊勳。授都督。原州刺史。周文謂遠曰。孤有卿。若身之有臂。本州之榮。乃私事爾。遂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功居最。進爵陽平郡公。尋除大丞相府司馬。參軍。國機務。時河東初復。人情未安。周文以河東為國之要。乃領授河東郡守。遠敦獎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姦非。兼修守禦之備。曾未暮月。百姓懷之。周文降書勞問。徵為侍中。遷太子少師。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周文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為應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寔難救援。但不入獸穴。不得獸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周文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周文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仍從周文戰於芒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為殿。尋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郡諸軍事。遠善撫馭。有幹略。戰守之備。無不精銳。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為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亦不以為悔。嘗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東魏將段孝先趣宜陽。以送糧為名。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其計。遣兵襲破之。孝先遁走。周文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練二千匹。拜大將軍。頃之。除尚書左僕射。固辭。周文不許。遠不得已。方拜職。周文又以第十一子代王達。令遠子之。其見親待如此。時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沖。乃謂羣公曰。孤

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卽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
未有答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爲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爲
嫌請卽斬信便起拔劍周文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
止於是羣公竝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
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周孝閔帝踐阼進
位柱國大將軍復鎮弘農遠子植文帝時已爲相府司錄參掌朝
政及晉公護執權密欲誅護頗泄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尋而廢
帝召遠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良久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
能作叛臣乎遂就徵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謂曰
公兒遂有異謀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有口辯
云初無此謀遠信之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
意自來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召入命
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爲此謀欲安社
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
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遠自殺建德元年晉公護誅贈本官加
太保謚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改謚曰懷植及諸弟竝加贈
謚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獵羣書尤工騎射
周文令尚義歸公主以父勲封建安縣公累遷大都督進爵清河
郡公及魏廢帝卽位之後猜隙彌深時周文諸子年皆幼冲章武
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意諸壻以爲心膂基與義城公
李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爲武衛將軍分掌禁旅魏帝深憚之故密
謀遂泄魏恭帝卽位進爵燉煌郡公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拜陽平國世子六官建授御正中大夫周孝閔帝踐阼出
爲浙州刺史尋爲兄植合坐死以王壻又爲季父穆所請得免武

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既被譴謫，常憂憤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位。穆尤所鍾愛，每哭輒悲慟。謂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戶豈是欲與？」宣政元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曹徐譙三州刺史、煇煌郡公，謚曰孝子威嗣。威字安人，又改襲遠，爵陽平郡公。加上開府，大象末，進至柱國，封公。賢弟穆。

穆字顯慶，少明敏，有度量。文帝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親遇。穆亦小心謹肅，未嘗懈怠。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周文自夏州赴難，而悅黨史歸據原州，猶爲悅守。周文令侯莫陳襲之，穆時先在城中，與兄賢遠應崇，遂禽歸，以功授都督。從迎魏孝武，封永平縣子。又領鄉兵，禽竇泰，復弘農，竝有戰功。沙苑之捷，穆言：「歡今日已喪膽矣，請速逐之，則歡可禽也。」周文不聽。論前後功，進爵爲公。芒山之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墜地，敵人追及，左右皆散。穆下馬以策

擊周文背，因大罵曰：「籠陳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見其輕侮，不疑是貴人，遂捨而過。穆以馬授周文，遂俱逸。是日微穆，周文已不濟矣。既而與穆相對而泣，自是恩盼更隆。顧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周文歎其忠節，曰：「人所貴，唯命。穆遂輕命濟孤，爵位玉帛未足爲報，乃特賜鐵券，恕以十死，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初芒山之敗，穆授周文驄馬，後中廐有此色者，悉以賜之。又賜穆嗣子惇，安樂郡公，姊一人爲郡君，自餘姊妹竝爲縣君。兄弟子侄及總麻已上親，并舅氏皆霑厚賜。其褒崇如此。從解玉壁圍，拜安定國中尉，歷同州刺史、太僕卿。從于謹平江陵，以功別封一子長城縣侯，尋進位大將軍，賜姓拓拔氏。又擊曲沔蠻，破之。俄除原州刺史，拜世子惇爲儀同三司，以賢子爲平高郡守，遠子

爲平高縣令。竝加鼓吹。穆自以叔侄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恩遇過隆。周辭不拜。周文不許。後入爲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孝閔帝踐阼，又封一子爲升遷縣伯。穆請迴授賢子孝軌，許之。及兄子植謀害宇文護，被誅。穆亦坐除名。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此。將奈何？」穆以此獲免。及其子弟亦免官。時植弟基當從坐戮，穆求以子惇、信等代死。辭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矜之，遂特免基死。明帝卽位，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復爵安武郡公。拜直州刺史。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累遷大司空。天和二年，遷封申國公。舊爵迴授一子。建德元年，遷太保，尋出爲原州總管。四年，武帝東征，令穆別攻軹關及河北諸縣。竝破之。後以帝疾，班師棄而不守。六年，進位上柱國，除并州總管。時東夏初平，人情尚擾。穆靖以鎮守，百姓懷之。大象元年，加邑至九千戶，遷大左輔總管。和舊二年，詔加太傅，仍總管。及隋文作相，尉遲迴舉兵，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應之。穆弗聽，曰：「周德旣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隋文帝，并上十三環金帶，蓋天子服也。以微申其意。時迴子誼爲朔州刺史，亦執送京師。迴令其署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穆遣兵討獲子勝。文帝嘉之，以穆勞同破鄴城第一勲，加三轉，聽分授其二子榮才及賢子孝軌。榮及才竝儀同大將軍。孝軌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別封子雄爲容國公。穆又密表勸進。文帝旣受禪，詔曰：「公旣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文帝降座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眞食成安縣三千戶。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

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當有移都事。帝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乃上表極言，宜移都之便。帝素嫌臺城制度迮小，又宮內多鬼祆。蘇威嘗勸遷，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帝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人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詔穆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時年七十七。遺命以不得陪駕，岱宗為恨。詔遣黃門侍郎監護喪事，贈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明，賜以石椁。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百寮送之。郭外詔太常卿牛弘齋哀冊祭文以太牢。長子惇，字士獻。周文帝令功臣長子並與略陽遊處，惇於輩流中特被引接。每有遐方服翫珍奇，無不班賜。封安樂郡公，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鳳州刺史先穆卒，子筠襲祖爵。惇弟怡，位儀同三司，贈渭州刺史。怡弟雅，少有識量，仕周，以軍功封西安縣男，位荊州總管。開皇初，進爵為公。雅弟恒，位鹽州刺史，封曲陽侯。恒弟榮，位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位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位柱國驃騎將軍，密國公。雄弟渾，仁壽初，筠忽僥倖遣兄子善衡賊之，求盜不得。文帝大怒，盡追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渾遂證瞿曇殺之，而善衡獲免。筠死，帝議立嗣。邳公蘇威奏：筠不軌，請絕其封。帝不許，乃以渾嗣。

渾字金才，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左侍上士，尉遲迴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陪文帝甚慮，迴遣渾乘驛詣穆。穆遽令渾入京，奉熨斗曰：願執柄以慰天下也。文帝大悅。又遣渾詣韋孝寬所，而述穆意。會鄴平，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武安郡公。開皇中，晉王廣出蕃，渾以

醉

驃騎將軍領親信從往揚州及筠死。渾規欲紹之。謂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相奉。述因入白皇太子。奏文帝。竟詔渾襲。申公以奉穆嗣。大業六年。追改穆封為郕公。渾仍襲焉。累加光祿大夫。遷右驍騎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日增豪侈。二歲後。不以奉物分述。述大恚。因辭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為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聞之。由是結隙。及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隨謂帝曰。李氏應為天子。宜盡誅天下李姓。述知之。因構渾於帝曰。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數與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寢。渾大臣也。家世隆盛。身捉禁兵。不宜然。帝曰。卿可覓其事。述乃遣武賁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即日遣述掩其家。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推之。數日不得。反狀帝更遣述推述入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

主

當祇識。夫人當自求全。因教言。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籙。當為天子。今王上好兵。勞擾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為大將軍。每軍二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侄。內外親婭。竝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為主師。分領兵馬。散在諸軍。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響赴。一日之間。天下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云。已得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自餘無少長。皆徙嶺表。

梁禦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後因官北邊。遂家於武川。改姓紇豆陵氏。高祖俟力提從魏太武征討。位揚風將軍。定陽侯。禦少好學。進趣詳雅。及長。更好弓馬。余朱天光西討。知禦有志略。引為左右。共平關隴。除益州刺史。第一領人酋長。封白水縣侯。從賀拔岳鎮

長安及岳被害。禦與諸將同謀，翊戴周文帝。周文既平秦隴，欲引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通使於齊神武。周文知其意，以禦為大都督。雍州刺史領前軍先行，及與顯相見，因說顯。顯即出迎。周禦遂入鎮雍州。大統元年，進爵信都縣公，授尚書右僕射。從周文復弘農，破沙苑，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公。出為東雍州刺史，為政舉大綱而已。人庶稱之。薨於州。臨終，唯以國步未康為恨，言不及家。贈太尉、尚書令。雍州刺史謚曰武昭子睿。

睿字持德，少沈敏，有行檢。周文帝時，以功臣子，養宮中。復命與諸子遊處。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開府，改封五龍郡公。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為御伯，出為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睿輒挫之。帝甚嘉歎，拜大將軍，以禦佐命功。進爵蔣國公，入為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明月於洛陽。

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歷敷州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隋文帝總百揆，代王謙為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西，謙反攻。始州睿不得進。文帝命睿為行軍元帥，率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謙遣開府李三王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眾十萬據嶽為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遂鼓行而進。謙將敬豪守劔閣，梁巖拒平林，竝懼而來降。謙又命高阿那瓌、達奚憐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憐分兵據關。睿遣上開府託拔宗趣劔閣。大將軍宇文曼指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憐自午及申破之。憐奔歸于謙。睿逼成都，謙令達奚憐、乙弗虔守城。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敗之。謙將入城，憐虔以城降。將麾下三十

南寧
首帥
變中辰

騎遁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斬謙于市。劔南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邑千戶。睿時威振西州。夷獠歸附。唯南寧首帥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南寧州漢牂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夫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一河有駿馬明珠。蓋寧出鹽。并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南寧州。至僞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荆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人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狎獠旣訖。卽請略定南寧。文帝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人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竝因睿之策也。睿威惠兼著。人夷悅服。聲望逾重。文帝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說睿勸進。文帝大悅。及受禪。顧待彌隆。睿復上平陳策。帝善之。下詔曰。昔公孫隗。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爲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欵服。或卽滅亡。王者體大義。存尊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蕃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如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永襲。終當相屈。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睿乃止。睿時見突厥方強。恐爲邊患。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帝嘉歎久之。答以厚意。睿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爲之興命。睿升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闔門自守。不交當時。帝賜以飯。與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日以威名入盛。恐爲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勳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人。上令有司案驗其事。王者多獲罪。睿懼。上衣陳謝。請歸。

大理上慰喻遣之。十五年從至洛陽而卒。謚曰襄子。洋嗣。歷位嵩
徐二州刺史武賁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睿封爲戴公。命以洋襲
焉。論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兼并。于時人有離心。士無
固志。寇洛撫循散亂。抗禦仇讎。全師而還。敵人絕覬覦之望。度德
而處。霸王建匡合之謀。趙貴居二闕之險。周室定二分之功。彼此
一時其功固不細也。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
從橫。忠勇奮發。頻摧勅敵。屢涉艱危。及逢時遇主。策各委質。荷生
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勲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出
內。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跼躄連暉。聊椒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與
比焉。自周迄隋。鬱爲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周文
始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
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剪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勳
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慮威權之去已。懼將來
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疎間親。主無昭帝之
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兆。釁故因之。啟家宰無君之心。成閔帝
廢弒之禍。植之由也。李遠關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至誅夷。
非爲不幸。梁禦豫奉。興王參謀。締構駟馳。畢力夷險。備嘗雖遠。志
未申。亦云遇其時矣。穆及梁奉。皆周室功臣。隋文王業初基。俱受
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傳。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人之
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凌。比晉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
子孫特爲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適及。得之非
道。可不戒歟。

昭和十五年九月廿六日東洋大與子出校前了

